



QING NIAN KAN SHE HUI CONG SHU

青年看社会丛书

追求自由 民主的真谛

徐德岭 刘世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追求自由民主的真谛

徐德岭 刘世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追求自由民主的真谛

徐德岭 刘世明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责任编辑:李桂芳

版式设计:丁桂发

封面设计:蔡延年

责任校对:石校詮

*

787×960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2插页 94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01-01076-x/C·94

定 价:3.35元

“青年看社会丛书”

出版前言

三省一市共同组织编辑的“大学生之友丛书”，自1991年4月出版以来，深受当代大学生和广大青年的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这极大地激励了我们三省一市的出版工作者。我们经认真研究，决定继“大学生之友丛书”之后，为大学生和广大青年朋友继续编辑出版一套读物，谈一些青年读者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取名叫“青年看社会丛书”。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从事着改天换地、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斗争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在前进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切都促使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地变化，促使人们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现象要作深入的理性思考，以便适应社会的变革，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之中，青年的思想是最活跃的。他们密切注视着时代的变化，仔细观察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他们努力吸收各种思想

营养,试图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青年看社会丛书”,就是想把广大青年共同感兴趣和正在认真思考的各种“热点”问题集中起来,请熟悉青年读者的专家和学者分别写成小册子,共计20本,献给青年朋友们,以期在这些青年朋友思考问题的时候,或可起到开拓思路、加深理解、少走弯路的作用。

这套书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分析,又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有对青年同志极为关心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也有关于我国现行分配制度及消费情况的分析,有关于改革的探索,有关于我国摆脱贫困的方略探讨,等等。20部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都是初步的,还望广大读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

20部书,仍然是三省一市出版工作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在统一设计的基础上,每个省市各负责5本书的编辑加工工作,最后由天津牵头组织印刷、发行。《寻找毛泽东的足迹》、《追求自由民主的真谛》、《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贫穷的困境》、《通向富强之路》等5部,由李树人同志主编;《民族精神与时代走向》、《改革实践与理论突破》、《历史顿挫与发展规律》、《精神疲软与振奋民魂》、《生存悖论与现实选择》等5部,由于金兰同志主编;《现代生活与社会公德》、《信仰危机与现实冲突》、

《今日西方与国人迷惘》、《情恋观念与婚姻误区》、《沉渣泛起与警钟长鸣》等5部，由许华应同志主编，《社会分配的鼎新与变异》、《金环蚀下的嬗变与升华》、《多变的世界与永恒的话题》、《社会转型与人格再造》、《消费风潮与“黑洞”探秘》等5部，由靳国君同志主编。

“青年看社会丛书”编委会

1992年2月24日于天津

DA130/00

目 录

一、探索自由的足迹	(1)
1. “自由的实质在于服从”	(1)
2. “自由是按照人所固有的本性 行动”	(10)
3. 自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	(37)
4. 自由是根据必然支配自己和 对象	(46)
5. 资本的自由	(51)
6. 梦想变为现实	(60)
7. 是束缚, 还是保护	(65)
8. 和谐的统一	(67)
二、寓意深刻的民主内涵	(71)
1. 人民的权力, 多数人的统治	(71)
2. 国家政权的双翼	(79)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81)
4. 立法权上人民不能被代表	(84)

- 5. 普选制与议会制 (86)
- 6. 三权分立与两党制 (90)
- 7. 公民的自由权利与资产阶级
 的世界民主 (95)
- 8. 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 (99)
- 9. 民主、专政与法制 (109)
- 10. 长期、曲折的历程 (115)

三、追求人权的轨迹 (123)

- 1. 毁灭王权的神光 (123)
- 2. 色彩斑斓的背后 (130)
- 3. “杀身易民权，流血购自由” (143)
- 4. 独裁者的独裁 (147)
- 5. 人权在社会主义中国 (155)
- 6. 人民权利的保障 (167)
- 7. 人权的彻底实现 (175)

一、探索自由的足迹

1. “自由的实质在于服从”

自由——熠熠闪光的字眼，千百年来它一直是亿万人民追求、奋斗的崇高信念和理想。人类生存的历史就是自由进步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自由发展的历史。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尽管人类社会天翻地覆，几经巨变，但是，人们对于自由的探索却从未停止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少仁人志士、思想大师，耗尽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对于人类自由进行过各种美好的描绘，其中不乏可贵之处。它们犹如夏夜的群星，闪烁着睿智的光辉，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论的产生提供了资料。

公元前 550 年左右，希腊城邦国家在斯巴达和雅典的领导下，挫败了波斯帝国的入侵，这场战争使雅典成为希腊的最高领导，随后出现了雅典的黄金时代。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代表工商业奴

隶主利益的政治家梭伦和克利斯提尼所计划的民主制在雅典兴盛起来。他们为雅典民主制确定了自由的原则，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安排社会公职时只考虑人们的才能，而不取决于其声望；任何对国家有所贡献的人，不会因为他赤贫而被淹没无闻；摒弃相互猜忌，宽宏大量地处理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打击了贵族奴隶主的势力，保障了大多数自由人的权利。从而得到一些先进思想家的支持。赫拉克利特曾义正辞严地指出：“人民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象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正是基于这种进步立场，他认为，人的自由就在于人服从那决定一切命运的力量。他把这种决定力量看作是自然界本身及其规律。他说，智慧能给人以自由，“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①这是人类竭力运用征服自然的成果。凭借已有的科学知识掌握自然及历史发展必然性，来寻求自由的大胆尝试。

随着公元前 431 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整个希腊陷入衰落时期。在这动荡的年代里，大批卓越的思想家应运而生，如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

德谟克利特作为奴隶主民主制的坚决拥护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9、26 页。

者,他的名言是:“在一种民主制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① 为了替奴隶主民主制提供理论根据,他总结了前辈唯物主义的成就,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提出了著名的“原子唯物主义学说”。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运动决定社会的自由,社会决定个人的自由,因此,个人服从国家的利益才能获得自由。当然,他所主张的只能是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平等与自由。同样是德谟克利特,就公开鼓吹:“优秀的人是本性命定了来发号施令的”,^② 并主张“要象使用我们身体上的四肢一样来使用奴隶”^③。这表明德谟克利特又是一个奴隶制度的维护者。

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原子论。他认为原子不仅有直线运动,而且由于原子内部的原因,还会产生偏离直线的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德谟克利特把原子的运动仅仅归结为必然性的缺点,是对必然和偶然的统一性的猜测。这一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实际上论证了人的意志、思想的自由性,即告诉人们并非一切都是必然的,人们并不是必然听从自己的命运,只有躲避社会的灾难,摆脱那些不能带来快乐的尘世纷扰,才能获得自由。伊壁鸠鲁完全是从个人主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19页。

② ③《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22、22页。

义的角度提出自由问题的，他认为，个人自由在于合理地选择享乐、精神的安宁以及在逆境中保持坚强不馁。他关心的是哲学家个人的自由，哲学家作为自由的主体是远离社会动荡的、沉溺于个人感受的天地之中的，因而无所畏惧，这种自由是最高幸福。伊壁鸠鲁主义体现了一种消极反抗的精神。

作为贵族奴隶主的思想代表——苏格拉底、柏拉图，并不否认自由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雅典现实生活中人们过分自由了。并指出，在过分自由的社会中，领导权很容易落入某些骗子手中。“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因此，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极端的可怕的奴役，我认为从极端的自由产生。”^①因此，自由决不是放纵和任性，而是一种充满荣誉感的精神，它只能属于具有最高道德和才智优秀者，与此相应，理想的政体是贵人政体。为此，柏拉图设计了“理想国”的政治蓝图。在柏拉图看来，国家不过是放大的个人，如同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情欲三部分一样，最理想的国家应由相应的三个等级组成。这三个等级具有不同的德行，在国家中执行不同的职责。第

① 柏拉图：《国家》，第564页。

一等级是统治者,这些人是神用金子做成的,是国家的统治阶级,通晓“善”的理念及治国的哲学,他们的德行是智慧;第二等级是武士,是神用银子做成的,他们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其德行是勇敢;第三等级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神用铜铁做成的,他们的职责是从事生产劳动,供养第一、第二等级,其德行是节制。只要这三个等级各安其位,各尽本份,履行他们的“天职”,整个国家就能“和谐一致”,实现“正义”的原则。人的任务就是使自己的灵魂服从于“善”的理念的目的,并抑制自己的恶欲,否则便不能自由。

与代表奴隶主阶层的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主张建立温和民主制。他一方面看到寡头政体已经过时,靠它已经不能维持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平民政体更为可怕。他说,在平民政体中,“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优势,内乱就很快发生,邦国也就不久归于毁灭”。^① 因此,他极力主张由拥有适度财富的中等奴隶主阶层来统治。因为这个阶级“人数很多”,可以成为贫富两个敌对阶级的“仲裁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制度是完全合乎“人性”的,是完全自然的。自然在人中间就要有这种区别,使一些人适于劳动,使一些人适于政治生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6页。

活,因此有些人自然是自由的,有些人自然是奴隶,对于奴隶来说,受奴役既属有益,而且也是正当的。这种认为自由是天赋的观点,被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发展为宗教神秘主义的自由观。

在罗马时代,关于自由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奴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反抗。一次是斯巴达克斯起义,一次是原始基督教的运动。

公元前 73 年,罗马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率领不堪忍受奴隶主残酷压迫的 12 万奴隶,揭竿而起,为争取自由的生活和权利,与罗马统治者进行了浴血斗争。斯巴达克斯提出了“宁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死,决不为富人的娱乐而卖命”的战斗口号,为受压迫的奴隶树立了争取自由的光辉榜样。马克思称斯巴达克斯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

原始基督教的产生也同样反映了奴隶和被压迫群众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自从罗马在巴勒斯坦建立统治以后,罗马的统治者对巴勒斯坦的广大劳动群众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巴勒斯坦劳动人民的多次起义和反抗斗争,都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他们被置于锁链和鞭笞之下,遭受着任意的蹂躏和屠杀,处于极端痛苦和绝望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处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在精神上寻求安慰,消极地反抗罗马的统治。基督教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最初是奴隶、穷人

和无权者的宗教，反映的是受苦难者的呼声，充满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它是借宗教进行的一场争取自由的斗争，与后来的为统治者所接受和利用的基督教有着根本的区别。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一方面，广大奴隶为追求自由平等，长期以来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颂歌，在人类自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对自由进行了思考。他们的“自由”观点的核心即是服从，不论是服从自然还是服从理念。这种以服从为特征的自由，显然轻视了人改造世界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力量。

从公元5世纪左右西罗马帝国灭亡起，欧洲的历史跨进了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这种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进步，冲破了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来说，在历史可能达到的限度内，毕竟是一次解放。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占有少量的土地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在社会关系中同以往的奴隶相比，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封建社会的农民对地主仍然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终日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

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神学在一切知识领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基督教神学家笔下，自由的主体是上帝，人的一切行为都带有上帝意旨的影响。因此，人“应该在上帝的永恒法则中来寻求自由的法则……人的自由应当向往的最高目的就是上帝。”^①人的自由就是信仰上帝。人必须压制和净化自身追求自由的本性和欲望，必须驯服地听从上帝的意志和驱使。在《圣经》中有一段描述人被逐出天堂的神话，它生动地说明了人与自由之间的基本关系。这则神话谈到，人的历史的开端与一项选择行为同时发生，但是，它着重强调的是这一初次自由行为的罪恶性以及由此所遭受的痛苦。住在伊甸园中的男女，彼此和睦相处，和自然界处于和谐的关系中。那地方和平安宁，人被禁食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实。但是，人类始祖对上帝的旨意反其道而行之，偷吃了智慧之果，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使人类世代代受罪受苦。以此劝告世人宁可不要自由，俯首服从上帝为好。教会把一切痛苦与磨难都解释为每个人的罪过所造成的结果，从而为封建剥削制度这种“颠倒的世界”提供感情上的安慰，道德上的标准，理论上的辩护，把它美化为上帝的安排，使之在耀眼的灵光圈的保护下，具有神圣不可侵

^① 1888年教皇利奥十三：《论人的自由》。

犯的性质。

这是一个疯狂地摧残人的理性，野蛮地剥夺人的自由的年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对于自由的认识，比任何时候都要艰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的中断，是自由发展的空白。透过封建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浓重黑雾，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点点自由思想的火花。

“当亚当耕耘、夏娃纺织的时候，贵族在哪里呢？”“我们称之为贵族的那些人，凭什么认为自己比我们高贵呢？他们凭什么功劳呢？他们为什么拿我们当奴隶？如果我们都是共同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生下来的，那末他们怎样谈论或证明他们比我们优越……”这声音来自 14 世纪英国“异端”运动，虽然它还没有摆脱神学的束缚，但确实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猛烈抨击和渴望自由、平等的呐喊。

在各种各样异端思想的推动下，欧洲封建社会哲学战线上曾发生过一场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论战，即所谓唯名论同实在论的斗争。唯名论者说，个别高于一般，一般仅仅是个名词；实在论者说，一般高于个别，一般才是最实在的。实在论者是教权论的拥护者，他们认为教权是全世界的、普遍的，所以是最高的。唯名论者认为，正因为教皇是普遍的，所以，它只有象征的意义，王权才是最高的。应当看到，唯名论同实在论的斗争，决不仅仅